

老师，您好！

难忘师恩

□陈爱松

我上师范的第一年，学校开设了书法课。教课的王善道老师已经六七十岁了，满头白发，一脸慈祥。第一次交的是毛笔字作业。我第一次拿毛笔，无论怎么努力，写出来的字都让我脸红。第二节课作业发下来，我惴惴不安，怕老师把我的作业当“反面典型”。可老师上课时依然笑容可掬。我打开作业，吃惊地发现：老师竟然还给几个字画上了红圈！

画圈的字就是写得好的字，这是老师说过的。可我哪里敢奢望有这样的评价呢！我想老师一定是理解我的为难，愣是从一片涂鸦之中找出几个还能认的字！

王老师给了我一分鼓励，就给了我信心和快乐。

我在山村中学任教时，学校很偏僻，就我一个女教师。有一天校长送走一个气呼呼的学生家长后，和几个老师说：“刚才学生家长来反映L老师好打学生……”家长说，学校里有一个女教师，学生都说人家课教得好，还关心学生。”这话传到耳朵里，我竟莫名地有一种自豪感、责任感。后来我总想：我是一个老师，有很多眼光看着我，有很多人在评价我呢，我一定要时刻提醒自己，严格要求自己。

我的一个学生后来也当了老师，有一次相聚，说起学校生活，她说：“老师，你知道当时什么事给我的激励最大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她说，有一次在周记里，她写物理老师对她不理不睬，上课不提问，在教室里转也只转到第四排，而她当时坐在第五排，心里非常压抑。我在评语中写道：老师是对你信任，所以提问的次数不多。要知道，你是老师们的希望啊，我们都认为你今年肯定能考上重点高中或者师范！

那个时候，班里能考上重点高中或师范的人不多，她说，这句话让她对未来充满了信心。后来，她的确考上了师范。

我已经不记得这事儿了，但我能理解一句鼓励、一种信任对一个人能产生多大的影响。因为我也从老师的鼓励中受益匪浅。

在这个感恩的日子里，我要对您说一声：老师，您好！

难忘师德

□烟花三月

我上小学时，学校里调来一位姓李的校长，高高的个子，含笑的丹凤眼，白衣黑裤，站在一群乡村教师旁特别显眼。我那时也就10岁左右，很多往事都记不清了，但关于李校长的几段记忆依然清晰如昨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农村药品缺乏，听说喝了茅草根熬的水可以预防脑膜炎，课余时间，李校长便多次召集师生们去野外采挖。挖回来后，老师把茅草根洗净，放在教师伙房的大锅里煮，然后以班为单位，由老师监督，每个学生至少得喝下去两大碗。不知道茅草根水预防脑膜炎是否有科学依据，但我记得学校里确实不曾有学生患过此病。

学校规定，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上早自习，起床及上下课，都是敲悬挂在校园里一株垂柳上的铁钟，老师们轮流值班。到了冬天，早晨五点钟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起来，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倘若哪天的钟敲得又响时间又长，我们就知道轮到李校长值班了。起床钟声一响，我就在被窝里倒计时，数到二十一时咬牙猛地坐起来，听着外边呼呼的西北风，先自胆寒。等开了大门，被冷空气一冲，我便不由打寒战。月亮还没落，星星也冷得眨眼，许多人家的大门都吱呀一响，走出了上自习的学生。大家拱肩缩背，抄着手在街道上走过。村边的苇塘贮了满满的水，一轮寒月在水里浸泡着，风一吹，晃呀晃的，似乎也冷得打战。进了校门，我总习惯向柳树下去。月光下的李校长腰背挺拔，昂着头，伸直了手臂用力地敲打着铁钟。他怎么就不知道冷呢？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敬佩。

我已经说不清李校长在学校干了几年，却清晰地记得他离去那天的情景。他被调到县里，走的那天上午，从学校到公路一里多远的路上，挤满了自发前来送行的老师、学生和村民。我站在人群里，因个子低，其实是看不见被大家簇拥着的李校长的，只能默默地随着人流或站或停。我看到年轻的女教师用手绢拭泪，也听到村民用激动的声音夸赞李校长。依恋和不舍的情绪，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涌动。

不知道如今李校长生活得怎样，可能他也不会想到，关于他的那些久远的记忆，还会温暖着曾经的学生的心。

难忘师训

□李虹霞

上小学五年级时，刚出校门的小陈老师当了我们的班主任。蓬勃的朝气、久违的亲合力，让我们精神百倍，如小鸟般整日缠着他不放，陈老师也乐于接受这群“粉丝”的围攻。

许是有缘，初三那年，陈老师又成了我的班主任。枯燥、紧张的学习生活，因陈老师幽默、灵活的教学而多了几分轻松。转眼临近中考，因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陈老师建议我考中师。

可竞争很是激烈。班里几名学习好的同学，都在暗自较劲，争仅有的三个名额。而小道消息，更让我没了自信：听说有同学正托人找关系，誓要拿下中师名额。回到家，我黯然神伤，不停地埋怨父母：没有关系，没有钱，我怕是要被挤掉了。

我上课时的恍惚、下课时的沉默，似乎让陈老师察觉了什么，他将我叫进了办公室。陈老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爹找过我，你们的担心在我这里并不成立。相信自己，安心备考，即便你不请不送不打招呼，名额一定有你。”一句话，让我重拾信心，以全县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陈老师的母校——保定师范学校。那句“名额一定有你”，便是我的动力源泉。

教学数年，一次公开招考，我脱离教师岗位，进了教育局，又见到了已调入局里几年的陈老师。我激动不已，握住他的手说：“我是沿着老师的路子在进步。”陈老师拍拍我的肩：“好好干！”可复杂的人际关系、陌生的工作环境，很快让我锐气大减，一时没了方向。

我找陈老师交心，吐露了辞职的想法。一向了解我的陈老师并未惊讶，而是耐心地讲述自己在单位从什么都不懂到独当一面的经历。最后他说：“试过才会知道行不行。挺过一个月，你再提出辞职不迟！”一个月过去了，几个月过去了，我再没想过辞职的事，因为我已经胜任工作，并成了陈老师的得力助手。

去年春节联谊会，我饱含深情地唱了首《长大后我就成了你》献给敬爱的陈老师。借着微醺的酒意，我向陈老师道出了深藏多年的感谢：“您一句‘一定有你’，让我圆了梦想；一句‘挺过一个月’，让我超越了自己。您的鼓励，让我长大，成了您。”陈老师眼含热泪，说了一句：“你会比我走得更远！”

难忘师表

□张金刚

我，盯讲台，十二年；站讲台，十二年，来去二十四年。从学生到老师，从校园再到校园，阅尽教师无数，猛然发现，除却女教师这一讲台亮丽风景线外，那些易被人忽略的男教师，也有着他们的独特风采。

时尚阳光型。青春洋溢，活力四射，初出校园，便登讲台，阳光帅气，顿时令学生的仰慕和追随。他们“以貌制胜”，学生因喜欢这位老师，而爱上了他所教的科目。

博学实力型。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博古通今，犹如一本百科全书，一切疑难问题皆可在他们口中寻得答案。架副眼镜，彰显知性；走路沉稳，若有所思，一派标准的师者风范。听他们的课，便如干瘪的海绵浸入水中，在知识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狂饮，欲罢不能。他们“以学制胜”，学生因倾慕其才学，而喜欢上了老师。

慈父恩师型。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是对他们的最高褒奖。和颜悦色，满是温情；平易近人，透着父爱。在他们眼里，学生就是自己的孩子，总爱用有力的双手将他们托在空中，总会心甘情愿地用有力的臂膀为他们遮风挡雨。课堂上，微笑是他的招牌，让学生感到舒服和放松。

才华横溢型。他们或练得一手好字，出手不凡，下笔有神；或画得一笔好画，勾画描摹、瞬成丹青；或生得一副好嗓子，民族通俗，都能演绎得韵味韵味；或写得一手好文章，万物情事，都能具化成激扬文字……他们是学校的文艺骨干、才子健将，也是学生竞相学习的榜样。他们在课堂上，时不时会展露一下挡不住的才华，让学生甚是喜欢。

激情敬业型。他们总是将教育事业看得比天大，以校为家，挑灯熬夜自是常事——只要与教学有关，便会精益求精，追求完美。他们的课，设计精妙，引人入胜，总有极佳的创意融入其中，朗读一段文字，讲解一道题目，都能激情澎湃，极具感染力。他们是学校的业务骨干、学科精英，也是老师比学赶超的对象。他们以其超强的能力、奉献的精神，赢得了师生的敬重。